



军事科学院
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

军事哲学教程

JUNSHI ZHIXUE JIAOCHENG

梁必骥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哲学教程

主编 梁必骏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哲学教程/梁必骏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4

ISBN 7-80137-198-4

I. 军… II. 梁… III. 军事哲学-教材 IV. E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53872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颐航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8.375

印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198-4/B·003

定价:13.40 元

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审委员会

主 任：王祖训

副主任：徐根初

委 员：李大伦 刘继贤 姚有志
刘永祥 钱海皓 支绍曾
闵振范 江敬灼 寿晓松
刘祥顺

战略研究部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审分委员会

主 任：姚有志

委 员：彭光谦 王增铨 于汝波
梁必骥

出版说明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复杂，战争样式发生变化，这些都向跨世纪的军队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江泽民主席指出：“迎接新的军事发展的挑战关键在人才”，“人才是兴军之本，必须把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来抓。”军事教育，尤其是军队研究生教育能否培养和造就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关系到军队的发展和战争的胜利。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培养合格的硕士研究生，院决定编写出版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这次计划出版的51本教材，覆盖了军事学6个一级学科，13个二级学科，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等特点。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标志着我院研究生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加强我院研究生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院党委、院首长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非常重视，多次强调要深化教学改革，而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调整和充实教学内容，编写和出版高质量的系列教材。1998年6月，院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院研究生教材建设的问题。会议确定要争取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编写出版一套硕士研究生教材。尔后，院转发了科研指导部《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实施方案》，该

方案明确提出了编写教材的数量、范围及完成时间。为了做好教材的选题工作，院召开了硕士研究生教材专家论证会，会上对各研究部、所上报的硕士研究生教材预案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在此基础上，对教材的数量、名称作了一些调整。在10月29日召开的院首长办公会议上，院首长听取了科研指导部“关于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计划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充分肯定了编写和出版这套教材的必要性，提出了编写和出版好这套教材的要求，通过了《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计划》。各研究部、所以院印发的《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计划》为依据，对编写和出版工作抓得紧，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教材编写和出版工作的指导，院成立了研究生教材编审委员会，各研究部、所成立了研究生教材编审分委员会。院编审委员会和各部、所分委员会注重对教材编写和出版的指导，编写工作强调以下几点：一是科学性。编写教材结构要合理，选题既要符合教学的需要，又要符合教育对象的认识规律，体现循序渐进。同时，教材的内容要反映教学规律，要以学科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为主，做到内容准确，层次分明，条理清楚，文字精练，附图举例恰当。二是前沿性。编写教材要认真分析研究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形势，大胆地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军事思想和观点，虚心吸取当代社会、自然和管理科学的优秀成果，反映本学科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体现学科的前沿性，使研究生能把握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最新学术成果和理论动态。三是稳定性。要使编写的教材在思想上、观点上保持相对稳定，要充分反映我院若干年来丰硕的科研、教学成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生教学提供依据。四是系统性。教材内容要与培养目标相一致；要能科学、系

统地体现培养目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要处理好与相邻学科教材的关系，要保持教材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五是规范性。新编教材的名称、格式、内容，要符合教材编写规范的要求。

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院研究生教育工作开展十多年来，经过导师和教学人员的辛勤努力，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为教材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凝聚着各级领导、编写人员和编辑出版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编写时间和水平有限，该系列教材有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及研究生提出修改意见，以便不断完善。

军事科学院
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审委员会
1998年12月

目 录

第一讲 导 论	(1)
一、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	(1)
二、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	(9)
三、军事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19)
四、研究军事哲学的方法和意义	(30)
第二讲 军事本质论	(38)
一、军事是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	(38)
二、军事与经济的本质联系	(47)
三、军事与政治的本质联系	(57)
四、军事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65)
第三讲 军事运动论	(73)
一、军事运动及其矛盾特性	(73)
二、军事运动的系统构成	(81)
三、军事运动的时空条件	(89)
四、军事运动的基本形式	(96)
五、军事运动的内在规律	(105)
第四讲 军事认识论	(115)
一、军事主体与军事客体	(115)
二、军事认识与军事实践	(122)
三、军事认识的过程和规律	(128)
四、军事认识中的科学预见	(138)
五、军事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	(144)
六、军事认识的真理观	(152)
第五讲 军事指导论	(160)
一、军事指导的主观基础	(160)
二、军事目的与军事手段	(168)

三、军事活动的全局与局部	(175)
四、军事活动的主动与被动	(183)
五、军事指导中的胜败之道	(192)
六、军事指导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200)
第六讲 军事哲学方法论	(208)
一、军事哲学方法的性质	(208)
二、军事的客观性方法原则	(213)
三、军事的联系性方法原则	(220)
四、军事的发展性方法原则	(227)
五、军事的对抗性方法原则	(235)
第七讲 军事哲学的发展趋势	(241)
参考书目	(252)
后 记	(253)

第一讲 导 论

军事哲学是一门研究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问，是关于战争观、军事观和根本的军事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自古至今经历了萌芽、演变和发展的过程，直到现代才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它在军事科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地位，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作战活动起着理论指导作用。

一、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

在学科性质上，军事哲学既属于哲学与军事科学之间的跨层性边缘学科，又属于军事科学体系中各门具体学科的概括性综合学科。它是以军事整体为研究对象，把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作为自身的基本任务，同哲学、军事科学各门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着严格的区别。

（一）军事哲学的涵义

1. 什么是军事哲学

关于军事哲学，国内外有着许多的不同提法。如把军事哲学视为“军事辩证法”、“战争的哲学”、“军事理论的哲学”等。很显然，人们对于军事哲学的涵义，在理解与把握上不尽一致。

通过全面考察、研究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军事哲学乃是关于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基础理论学科。这种认识，力图广泛吸收以往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科学概括。具体地说，它明确表达了以下四层意思：第一，军事哲学是人们关于军事活动的根本看法，集中表现在战争观、军事观及

其根本方法论上；第二，军事哲学是针对整个军事领域而言，并不完全局限于战争或军事的矛盾运动，军事哲学比战争哲学与军事辩证法涵盖范围更广泛；第三，军事哲学所要揭示的基本内容，仅仅是关于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非囊括军事的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的研究内容；第四，军事哲学并不是零碎地、无逻辑地反映整个军事领域的共性东西，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2. 称军事哲学的依据

长期以来，对于军事哲学这门学科的称谓，究竟是用“军事哲学”还是用“军事辩证法”好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坚持叫“军事辩证法”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①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早在1936年就由毛泽东提出来了，我国几十年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出了一系列的专著和论文，已为大家所习惯和接受。②突出了军事领域辩证的矛盾运动的特点，应将军事辩证法作广义的理解，即揭示军事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就包括了军事唯物论、军事认识论的内容。③军事辩证法明确标示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性质，军事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哲学，而军事哲学是个中性词，可以是唯物的、辩证的，也可以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等等。但坚持称“军事哲学”的人却不赞同上述理由，认为“军事辩证法”的含义过于狭窄，顾名思义，它仅仅指军事领域的辩证法问题，无法把战争观、军事观和军事认识论等内容包括进去，只有叫军事哲学才名符其实。

为什么觉得用“军事哲学”作为本学科的名称更合适、更科学些呢？主要基于这样几点考虑：①从学科分类来说，军事哲学属于哲学与军事科学之间跨层次性边缘学科，而不仅仅是辩证法与军事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辩证法只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如果叫军事辩证法，就无法完整体现哲学与军事科学的有机结合。而称为军事哲学，则可以涵盖哲学与军事科学相结合的各个方面。②从学科内容来说，军事哲学是军事科学各门具体军事

学科的概括性综合学科，是关于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完整理论体系。若仅仅从矛盾运动和辩证法的角度来概括、总结这些知识、方法，就显得很不够，只有从哲学的高度，从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上来概括、总结具体的军事学科知识、方法，找出存在于军事领域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才能形成全面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发挥指导作用。③从学科发展来说，军事哲学是不断演变和逐趋完善的。军事哲学思想由来已久，伴随着战争、军事的发生、发展和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的演变，一直在发展着。应该肯定，军事辩证法的提出，及其随后涌现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论文，对现代军事哲学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这门学科的进一步拓展，已大大突破了军事辩证法的范围，再用“军事辩证法”作为学科的名称就愈来愈显不够了。我们不能因为以往习惯了某个称谓而不去更新称谓，当原先称谓的内涵与外延需要突破时，改用更加符合已发展了的客观实际的科学称谓要积极得多。

（二）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学科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正确地把握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和建立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1. 研究对象及其区分的原则

研究对象就是人们对要认识与研究的客体范围所作出的一种界定。军事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就在于有其专门的研究对象。

关于怎样来界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区分原则。可以按不同的运动形式来界定研究对象，又可以依据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来区分研究对象。随着现代科学分化与综合相结合的立体性、网状性发展，还可以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来区分和界定研究对象。同一认识客体，往往要求人们针对不同的运动形式、矛盾特性与问题类型，从不同的视角与运用不同

的方法来加以探讨。比如对于战争，除了军事科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也要进行研究，各有各的研究内容与任务。同时还有另一种情形，诸多的认识客体，存在着人们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具有共性的联系与规律，需要把这些共性问题专门抽出来加以研究。当代一系列的综合性、横向性学科，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都从一定的角度、层次和侧面，来研究众多认识客体的共性问题。

由此可见，界定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同区分军事事物的种类不太一样，需要作认真细致的深层分析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明确而科学的结论。

2. 军事哲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为了明确界定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必要先给“军事”下个定义。我们认为：所谓军事，系指以准备、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它不仅包括武装力量建设、作战活动的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等方面，还包括直接为战争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因素等。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军事离不开战争，有了战争之后才开始有军事，它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战争的消灭而退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因此军事活动必须服务于战争、围绕着战争这个中心来展开；二是因为军事活动不仅仅是战争活动，还包括非战争而又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其他活动，为了准备与实施战争，一直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紧密配合和投入，从而构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社会活动；三是特意加上“直接相关”的限制词，是考虑到如果不对这种活动的“半径”有所限制的话，很容易把“军事”的范围无限度地扩大。

在规定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时，要避免这样两种倾向：一种是失之过宽。总想把军事活动的各个层次、部分全包揽过来，什么具体领域都要去涉及，什么实际问题都要拉到哲学高度去探究一番。一种是失之过窄。不是把军事领域同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技术等领域割裂开来，就是把军事整体同军事领域的各个层次、部分割裂开来，其结果，势必使得军事哲学研究严重脱离社会的其他活动与军事的具体活动，从而完全可能变成孤立的或学术式的研究。

那么，军事哲学究竟应以军事活动领域的什么方面、层次、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呢？总的来说，军事活动无论是整体还是各个方面、层次、部分，皆属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其中，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它既不是代替各门具体或门类的军事学科的研究，也不是单纯地研究怎样把哲学原理具体运用到军事上去，而是专以军事整体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

3. 正确把握军事哲学研究对象

首先，军事哲学研究对象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军事哲学以军事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这一界定非常明确，同其他具体军事学科从各个角度、层次、部分来研究军事有着严格的区别，因而是绝对的。但军事整体毕竟由军事的各个方面、层次和部分所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某种共有的、模糊的交叉线、重叠面和边缘域，这又是相对的。

其次，军事哲学研究对象又是具体性与抽象性的统一。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角度来说，军事哲学研究对象乃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切不可将具体性与抽象性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

总而言之，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要认识和反映的一种客观存在，明显表现出绝对性与相对性、具体性与抽象性相统一的属性。作为能动反映军事整体面貌的军事哲学，在观察、认识和把握这一研究对象的时候，必须避免线性化、平面化、孤立

化、静止化的倾向，而应把它视为贯穿于整个军事活动，并同军事活动领域各个方面、层次、部分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共性之物。军事哲学研究对象的这种特点，直接影响到军事哲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内容、形式与方法等各个方面。

（三）军事哲学与哲学、军事科学

由军事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军事哲学只能是一门边缘学科、综合学科。所谓“边缘”，是指军事哲学处于哲学与军事科学之间的边缘。哲学与军事科学虽然各有各自明确的研究领域，但也存在某种共同的、模糊的、跨层次的研究界面，军事哲学就是研究这些跨层交界处的哲理问题。所谓“综合”，是指军事哲学研究的不是单一性质的问题，需要概括地综合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的知识、原理和方法。由于它同军事思想、军事方法学、军事科学学等综合性、横断性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不少人很容易把这些学科与军事哲学混淆起来。因此，要正确把握和剖析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还必须进一步将它同一些相邻的学科做番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更鲜明地显示其特色。

1. 军事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军事哲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哲学对于军事哲学来说是一般，军事哲学对于哲学来说则属特殊。军事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独立出来之后，此种关系更进一步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知道，哲学作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整个世界共同本质与普遍规律的问题。而军事哲学，乃是人们对军事世界的根本看法的理论体系，反映的仅仅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军事世界的共同本质与普遍规律。哲学的一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包括军事哲学在内的各个特殊的概括。然而，哲学又不能包括军事哲学的全部内容，军事哲学有着许多丰富的、特殊的东西，是哲学中没有反映的。

因此，决不能以一般去取代或否定特殊，也不能以特殊去取

代或否定一般，而应把哲学的一般与军事哲学的特殊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军事哲学这门学科，始终离不开哲学的理论指导。在军事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哲学的影响和导向。另一方面，军事哲学并非消极地接受哲学的指导，更不是哲学在军事领域的简单应用，其成果反过来还可以起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哲学的作用。

2. 军事哲学与军事科学的关系

军事哲学与军事科学的关系，是部门与体系的关系。军事哲学是扎根于军事的哲学，理应姓“军”，属于军事科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不同于反映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门类哲学。军事哲学是军事科学高度分化与综合发展的产物。

有种意见，认为军事哲学既不完全姓“军”，也不完全姓“哲”，应当介乎两者之间，是哲学与军事科学的“桥梁”。但根据科学分类的原则，任何边缘、交叉学科总属于一定的科学门类或体系，军事哲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它即使算“桥梁”，也应该是建在军事科学体系范围内通向哲学的“桥梁”。离开了军事科学的整体与各个部分，军事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树。

另外，军事哲学与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属于凌驾于各门具体军事学科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隶属关系，但又不完全同于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之间的那种关系。前者主要是不同认识层次的纵向联系，后者则主要是不同认识侧面的横向联系。在军事科学体系里，军事哲学与其他具体的军事学科，又构成了内在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军事哲学一方面要以各个具体军事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作为自己概括的思维材料，另一方面又具有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作用。

3. 军事哲学与几门相近学科的区别、联系

军事哲学同其他具体的军事学科的区别与联系，有的比较明确，有的并不那么鲜明。像军事思想、军事方法学、军事科学学

等这些也具有横断性与综合性特点的学科，给人的印象它们似乎很难同军事哲学分开。搞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军事哲学的学科特性。

先说军事思想。它实际上是军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门类，旨在研究人们对军事问题的思想理论性认识，包括了战争观、军事观、建军指导思想、作战指导思想、国防建设理论等主要内容。在这个大门类中，还可分出诸多的学科，如军事哲学、古代军事思想、军事思想史等。很显然，军事思想在研究的问题和包含的内容上比军事哲学更宽泛，它包括了军事哲学，而军事哲学作为战争观、军事观与根本的军事方法论，在军事思想门类中如同在整个军事科学体系中一样，属于最高层次的、最抽象的科学认识，因而又是最根本的基础理论。

军事哲学与军事方法学之间，虽然两者同属军事思想门类的学科，但又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军事方法学是一门以军事方法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军事方法的本质、规律及运用原理为基本内容的学科。从军事哲学既是根本的战争观、军事观，又是根本的军事方法论来说，军事方法学与军事哲学确实有重叠、交叉的部分，充分反映了一切边缘、交叉与综合学科具有的共同特征。正基于此，军事方法学始终把军事哲学方法作为最高层次的总体性方法来对待。但军事方法学并不仅仅研究军事哲学方法，还研究其他各种科学军事方法，它所担负的揭示军事方法本质、规律及其运用原理的任务，也是军事哲学所无法替代的。

军事科学学是一门以军事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军事科学的本质、结构、功能、发展规律与研究方法的学科，而军事哲学却是以存在于整个军事领域的共同本质与普遍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内容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军事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实践过程，自然是整个军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事哲学理应把它也包含在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而军事科学活动作为一种认识现象，它又必然要涉及各门军事学科的东西，从